

英汉语单一体体现形式之功能视角比较研究

何 伟 李 璐

摘 要:“体”是指言语者对事件在一定的或一系列的时间视点观察到的某一或系列进展状态。根据视点或观察到的事件进展状态的数量,体分为单一体和复合体。单一体指言语者对事件在某一时间视点观察到的单一进展状态,由一种形式体现;复合体指言语者对事件在一系列的时间视点观察到的系列进展状态,由多种形式体现。作为时间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体在意义层面存在于英汉语中,其体现形式却因语言而异。本文在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体进行上述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了英汉语中单一体的体现形式,发现这两种语言均涉及语法体、准语法体和词汇体体现形式。而英汉语中不同语法化程度的体其体现形式在组成成分和数量特征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英语单一体;汉语单一体;体现形式;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

DOI: 10.12002/j.bisu.2016.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6)03-0001-18

引言

“体”概念自19世纪初被引入斯拉夫语研究,从此成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国语言学领域,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 Vendler (1967)、Hudson (1971)、Quirk (1972)、Comrie (1976)等。直至20世纪20年代,体研究才在国内引起重视:黎锦熙(1924/2001)引进了西方语言学理论,王力(1943/1985)、吕叔湘(1944/1982)、高名凯(1948/2011)等从汉语本身的特点出发,对体进行了探索。现当代语言学家 Li & Thompson (1981)、Brinton (1988)、Smith (1991)、Bache (1995)、Hewson (1997)、Olsen (1997)等对汉语中的体或英语中的体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龚千炎(1991/1995)、戴耀晶(1993/1997)、尚新(2007)、杨国文(2007/2011/2012/2015)等结合国外语言学理论对汉语中的体现象进行了考察。综观各个时期的体研究,不同学者对其定义、分类和体现方式莫衷一是,对体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英时间系统体现方式之系统功能视角对比研究”(项目编号:11BYY007)的部分研究成果。

在不同语言中的普遍性和差异性的探索也不够系统，这源于相关研究没有置于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之下。韩礼德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自 20 世纪 50 年代发展至今，已具有相对完备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其中纯理功能、系统、功能、层次、语境以及近似或盖然等思想在揭示复杂语言现象时表现出较强的阐释力。鉴于此，本文将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对体在英汉语中的体现形式进行比较，以探讨两者的异同。

一、不同视角下体的定义和分类

对于体的界定，Comrie（1976：3）从普遍语义角度定义其为“对情状内部时间构成的不同观察方式”，并区分了完整体和非完整体。Smith（1991：14）认为“体关注情状的时间组织和时间视角”，进一步将体划分为情状体和视点体。Olsen 提出，体包括语法体和词汇体，她将语法体定义为“由一些动词性助词和词缀对既定时间内情状的进展或结果的表示”（1997：3）。杨国文（2015：3）称体为“时态”，指出“时态对应于情状内部时间构成的情状状态的不同观察方式”，她提出汉语体包括完成体、未完成体和即行体，并从分类和语义适用条件两个角度进行了说明。何伟、付丽（2015：11）认为“体应该是小句表达的事件的内部时间意义”，基于意义将体划分为将行体、起始体、进行体、完成体和实现体 5 个类别。本文认同以上观点，认为体研究首先应着眼于其意义，对其意义的考察不能局限于动词或动词短语，而应置于小句层面讨论。这是因为从功能视角来看，体是用来描述事件在时间进程中的进展状况，这种进展状况是由整个小句进行描述的，而不只是其中的动词性部分。有关这一点，Kruisinga（1932）、Comrie（1976）、Hopper & Thompson（1980）、龚千炎（1995）、戴耀晶（1997）、左思民（1998）、尚新（2007）、Yang（2007）、何伟、付丽（2015）等都有类似的看法。综合上述观点，我们从功能角度对体定义如下：“体指言语者对事件在一定的或一系列时间视点观察到的某一或系列进展状态”。

按照事件的发展顺序，每一个事件都有从将行、即行、开始、发展到结束、实现的过程（杨国文，2012）。体现在时间轴上，整个事件的发展由开始点和完成点^①分为 3 个阶段：开始前阶段、进行阶段和完成后阶段。在这些时间点和时间段上观察，事件有 5 种不同的状态。对应的体按照事件发展顺序形成一条“体链”，即将行体→开始体→进行体→完成体→实现体（何伟，2010；何伟、

^① Ritter & Rosen（1998）称为起始线和终点线。

付丽, 2015)。观察视点位于开始前阶段, 事件将要发生而没有发生, 此阶段的体意义是将行体; 位于开始点, 事件一触即发, 此时的体意义为开始体; 位于进行阶段时, 事件已经开始而没有结束, 此时的体意义是进行体; 位于完成点, 事件瞬间结束, 此时的体意义是完成体; 位于完成后阶段, 事件已经结束, 此时的体意义是实现体。

在现实世界中, 言语者可以从一个或多个视点对事件的进展状况进行观察, 并以语言形式表述出来(龚千炎, 1995; 戴耀晶, 1997; Yang, 2007; 尚新, 2007; 张存玉、何伟, 2015; 鞠志勤, 2015)。对应一个视点的体为单一体, 对应多个视点的体为复合体。限于篇幅, 本文仅比较英汉语单一体(下文也称体)的体现形式。

综观学界对体, 主要是单一体体现形式的研究, 我们发现主要存在3种趋向: 主要研究体的语法化及半语法化手段, 即语法体^②和准语法体^③; 主要研究体的词汇手段, 即词汇体^④; 既研究语法体、准语法体也讨论词汇体。第一种包括Hudson(1971)、Quirk(1972)、Hewson(1997)、Biber, *et al.*(1999)、Morley(2000)、Downing & Locke(2002)等; 第二种包括Vendler(1967)、Verkuyl(1972)、Dowty(1979)、Bache(1995)等; 第三种包括Jespersen(1924/1951)、Comrie(1976)、Brinton(1988)、Smith(1991)、龚千炎(1995)、Olsen(1997)、Yang(2007)、何伟(2010)、何伟、付丽(2015)、鞠志勤(2015)等。本文认为在意义层面, 体是人类语言共有的, 但其体现形式因语言而异, 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体系统。英语属于形态变化丰富的印欧语言, 主要通过语法和半语法化手段体现, 并辅以一定的词汇手段; 汉语形态变化少, 体是通过少量的语法化手段、一定的半语法化手段以及丰富的词汇手段来体现的(尚新, 2007; Yang, 2007; 邹海清, 2011), 因此英汉语中都存在语法体、准语法体和词汇体, 只是在各种体现形式上的组成成分和数量方面存在差异。

二、单一体体现形式在英汉语中的比较

1. 英汉语中的语法体体现形式

牛保义、徐盛桓(2000: 5)指出, 语法化的形态是指语法形式下存在的状

② 语法体是指在形式上通过语法手段表达的体。

③ 准语法体是指以语法化程度较高或者正在语法化过程中的词汇手段来体现的体。

④ 词汇体就是以词汇手段来体现的体。

态。崔希亮（2004：144）也提出，语法形式是指语法外部的表现形式，包括词尾、格标记、词序、虚词、形态标记、重叠等。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本文认为，英语中的语法体主要指助动词 *will* 和 *shall*、不定式成分 *to*、动词屈折变化形式，或前置或黏着在主要动词上。

一些学者 [如 Morley (2000) 等] 提出，*will* 和 *shall* 不是屈折变化形式，不能作为语法体。本文认为此观点不太妥当。语义上，*will* 和 *shall* 本身词汇意义脱落，一般用来表达将来时间意义或情态意义；形式上，*will* 和 *shall* 与动词关系紧密，常置于动词之前。由此来看，*will* 和 *shall* 的语法化程度较高，可描述为语法体表达将行体意义。何伟（2010：129）也指出语法体的体现形式主要是动词的时态形式及一些半语法化或正在被语法化的动词或动词的固定搭配。因此，语法体不应该只拘泥于屈折形式。

对于动词的屈折变化形式（一般现在时形式、一般过去时形式、现在分词形式和过去分词形式）所表达的体意义，学界的观点比较一致。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在讨论动词形式表示的语法体意义时曾提出未完成体由动词的 *-ing* 形式来体现，表示非限定性的真实性；完成体由动词前加小品词 *to* 的形式来体现，表示非限定性的潜势。那么，根据本文对体类别的划分，动词的 *-ing* 形式用来体现进行体，动词前加不定式标记 *to* 表示将行体。

结合上述观点，本文提出，一般现在时形式、现在分词形式（常与 *be* 动词同现）、不定式 *to*、助动词 *will* 和 *shall* 与动词结合可以表达将行体；现在分词形式、不定式成分 *to* 与动词结合可以表达开始体；一般现在时形式、现在分词形式可以体现进行体；一般过去时形式和过去分词形式（常与 *have* 同现）既可以表达完成体，也可以表达实现体意义。例如：

- (1)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go*? (BNC^⑤)
- (2) I must *be going*. (BNC)
- (3) We are *to meet* at the zoo. (BNC)
- (4) She *'ll laugh*. (p.34^⑥)
- (5) Winter is coming. The leaves of the trees are *turning* yellow. (BNC)
- (6) I'm *to go* back. (BNC)

⑤ 引自英国国家语料库 (BNC,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⑥ 除特别标注，本文所举的英文例句均来自美国小说家安东尼·多伊尔的英文小说《看不到的光明》(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 by Anthony Doerr)，该版本于2014年5月由美国斯克里布纳出版社 (Scribner) 出版。

(7) Sometimes he *goes* to the bank and draws out large sums of money. (BNC)

(8) One of the soldiers, he realizes, is *singing*. (p.14)

(9) By the time he *died* at the age of 78, he was a multi-millionaire. (BNC)

(10) But I really *loved* being with the Spensers. (BNC)

(11) My grand friend Porua has *visited* Italy more than once. (BNC)

例(1)至例(4)中,表达小句事件意义的分别是 go、go、meet 和 laugh,小句的观察视点均位于开始前阶段,即这些动词的一般现在时形式、现在分词形式、不定式形式、前加助动词 will 形式均表示事件尚未发生而将要发生,因此,这些语法体标记表达将行体意义。例(5)中,-ing 在这个语境下的使用主要表达的是“树叶开始变黄”,而非“树叶正在变黄”,并且这个事件有持续下去的趋势,其观察视点位于事件的开始点,因此,类似用法的 -ing 形式体现开始体。例(6)中事件的开始点为其观察视点,言语者在说话时刻同时起身要离开,即此处的动词不定式形式表示事件立即发生,也就是表达事件在时间上的起始意义。例(7)中的一般现在时形式表示进行体中的惯常体,即表示一定阶段内事件的惯常性发生,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进行体。例(8)表示“当他意识到的时候,一个战士正在唱歌”,现在分词形式此时表达的是进行体。例(9)中的 -ed 表明死亡动作的完成,因此,动词的一般过去式可表示完成体意义。例(10)中的观察视点在事件的完成点之后,即小句表达“我曾经喜欢跟斯宾塞一家待在一起,而现在不喜欢了”。例(11)中的观察视点位于完成后阶段,而 more than once 则更强调了“游览”的次数,由此可见,一般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均可表达实现体意义。

与英语有所不同,汉语的体意义更多依靠广义的形态和分析形式来体现,其形式的选择具有灵活性,两者并非一一对应。目前,学界对汉语中语法体标记的看法尚未统一,但对“着”、“了”、“过”的看法比较一致。学界认为这3个助动词意义较为空洞,用法接近于词尾,一般把它们描述为语法体标记(王力,1943/1985;吕叔湘,1944/1982;高名凯,1948/2011;龚千炎,1991;戴耀晶,1997;李铁根,2002;尚新,2007等)。除上述助动词外,助动词“来着”、时间副词“正”、“正在”及动词重叠形式作为语法体标记的观点也引起了广泛讨论。黎锦熙(1924/2001)认为“来着”、“正(在)”、动词重叠也属于语法体,分别表达完成体、进行体和未完成体意义。王力(1943/1985)、吕叔湘(1944/1982)等也认为“来着”可以标记“完成貌”或“后事相”。戴耀晶(1993)、李明宇(1996)、崔希亮(2004)、王林娟(2009)等也支持动词重叠作为语法体表达体意义的观点。还有一些学者,

如 Li & Thompson (1981: 232), 就曾指出, 重叠是一种形态化的过程。他们将汉语的动词重叠式看作体标记的一种, 并称为“有限体”。石毓智(1996)在前者的基础上提出动词重叠是汉语的一种典型形态, 并从稳固的语法意义、确定句法功能的作用、严格的语音表现形式等角度进行了论证。结合前人研究, 本文认为汉语语法体的体现形式既包括助动词“着”、“了”、“过”、“来着”, 时间副词“正(在)”, 也包括动词重叠句法形式, 这些手段表达的体意义可以通过以下例句进行说明。

(12) 三霸嘴里嬉笑着。眼睛却凶恶地瞪着我, 你喊慧仙干什么?(p.233^⑦)

(13) 春花, 孩子哭了。(CCL^⑧)

(14) 一句下流话把慧仙惹急了, 她啪地打了李庄老七一个耳光, 你们别以为我落到这一步, 就由你们欺负了?(p.234)

(15) 我跑到街道的右侧, 街道左侧母亲的幻影就消失了……(p.235)

(16) 看你失魂落魄的, 是刚偷过东西, 还是刚杀过人?(p.213)

(17) 我帮妈妈买醋来着。(CCL)

(18) 慧仙的脚正踩在一堆碎发上, 就像踩着一座不洁的黑色小岛。(p.212)

(19) 我去跟他说说, 让他上船认个错, 以后不要惹你生气了?(p.244)

例(12)和例(18)中, “着”和“正”的使用表明“嬉笑”和“踩”两个事件的观察视点位于事件的进行阶段, 表达进行体意义。例(13)中, 小句表达的意义为“开始哭了”而非“已经哭了”。其观察视点位于事件的开始点, 即“了”标记动作“哭”的开始, 表达开始体意义。例(14)中, “了”的使用表明“打”的动作瞬间完结, 表达完成体意义。例(15)至例(17)中, “了”、“过”和“来着”的使用表明“消失”、“偷”和“杀”以及“买”这些事件已经完成, 且结束了有一段时间, 表达实现体意义。例(19)中, “说”字发生了重叠, 其动作本身的词汇意义并没有改变, 而小句所描述事件的进展发生了变化。原本“说”只表示说话这个动作, 而“说说”表明说话这个动作即将发生, 表达事件的将行体意义。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着”和“正(在)”表达进行体意义, “过”、“来着”表达实现体意义; “了”既可以表达完成体, 也可以表达实现体意义, 具体情况需要根据语境进行判断; 动词重叠手段表达将行体意义。

综上所述, 在意义方面, 语法体在英汉语中表现出了一致性, 主要分为将

^⑦ 除特别标注, 本文所举中文例句均来自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 该版本于2009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⑧ 引自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

行体、开始体、进行体、完成体和实现体意义。从体现形式来看,英汉语言也表现出了相似性:进行体、完成体、实现体和开始体体现形式的语法化程度较高,而将行体体现形式的语法化程度较之稍低。语言学界普遍认为,语法化的最高程度就是实现屈折化。当然,屈折化有个过程。尚新(2007:62)指出,从内容词到屈折词尾之间并不是截然的二分,而是一个梯度连续统。就英汉语法体体现形式的语法化程度的高低而言,应分别是这样排列的:动词屈折变化形式>不定式成分 to>助动词 will、shall;助动词“着”、“了”、“过”和“来着”>动词重叠>时态副词“正(在)”。事实上,语法化程度与体现形式的位置高度相关,Givón(1985)从认知角度提出语符距离象似于概念距离,Bybee(1985)也认为,动词词干与其屈折变化形式之间的紧密度反映了两者在概念上的相关度。如此来看,语法体在两种语言中的体现形式虽多样化,但其位置主要是附着或前置于主要动词或谓体本身。另外,从各种体的使用频率看,英汉语之间也比较一致。根据系统功能思想,语言的元功能之一在于描述主客观世界。其中进行体、完成体、实现体常用于描述物质和关系过程,占总数的57%,而将行体主要用来描述个体的打算抑或预测,属于心理过程,占总数的25%(Fawcett, forthcoming)。Fawcett对英语的描述也符合我们对汉语语篇的实际观察情况。这就说明进行体、完成体和实现体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将行体,即人们通常习惯表达自己过去或现在所做之事,以及同万物之间的关联。

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英汉语中具体的语法化形式存在不同,比如汉语在句法层面存在动词重叠的形式,而英语中不存在。石毓智(2009:501-505)曾就汉语动词重叠式的产生做了历时研究,他认为动词重叠式产生于宋元时期,在此之前,汉语语法中要求位于名词宾语之前的两个(多个)动词性成分必须都是及物的,而且分别与宾语具有动作和受事的关系。随着动补结构的产生和体标记系统的建立,动词和宾语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句法位置,并允许不及物成分的出现以描写其前动词的进行状态。而英语中由于句法形式的严格要求,小句中只能有一个动词作为主要动词,汉语中动词重叠表达的将行体意义在英语中以 will 或 shall 以及动词不定式形式体现。再者,汉语中的一些表示时间意义的副词虚化程度比较高,可被描述为语法化形式,而英语中的语法化形式则不包含时间副词。这源于英语是“时制凸显”(即系统功能视角的“时态突显”)的语言,时间副词主要起到辅助说明的作用,语法化程度相对较低。

2. 英汉语中的准语法体体现形式

何伟、付丽(2015)认为,准语法体指虚化程度较高,而又未完全虚化的词汇手段体现的体。Quirk(1972)也曾提到 be going to 可作为体标记描述将行

之事。一些学者，如 Freed (1979)、Brinton (1988) 等把一些体现开始体、进行体和完成体的形式称为“体标识”，认为这些体标识在形式和功能上与助动词相似，因而将它们看作体的半语法化标识。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内，Halliday (1994/2000) 及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497-523) 把“动词词组复合体”中的第一个“动词词组”看作类似的“体标识”。由于这些“动词词组复合体”实际上只建构一种过程意义，即由其第二个“动词词组”来承担，那么我们可作出这样的推断：*begin/start/continue/cease to v/v-ing* 中的 *begin/start/continue/cease*，以及 *keep/stop/finish v-ing* 中的 *keep/stop/finish* 都可描述为建构时间意义的助动词。

本文认为，既然体意义属于小句层面，那么从句法上来讲，体的体现形式不仅包括语法体，小句中其他与时间意义相关的句法成分也可以表达体意义。不过，我们认为这些成分不是完全的语法体形式，它们既保留了部分词汇意义，其语法化程度又相对较高，故而属于准语法体范畴。在英语中这类形式的数量有限，是闭合词类，包括英语中的一些助动词^⑨、部分助动词延长成分^⑩、操作词^⑪及个别时间副词等。对于这类准语法体，我们认为其体意义受本身词汇意义影响较大。Halliday (1994/2000)、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从“动词词组复合体”内的语义关系上进行描述时，也认为第二个词组表达的时间意义与它本身的形式关系不大，而与控制它的那个词组（即上文的准语法体标记）的意义紧密相关。例如：

(20) Every night people *got* killed. (BNC)

(21) But something strange *began* to happen... (p.29)

(22) She *used* to read the Times from cover to cover. (BNC)

(23) Balfour's role was *likely* to be crucial. (BNC)

⑨ 英语中的助动词按照语法化程度的高低体现语法体和准语法体，其中前者包括语法化程度较高的 *will* 和 *shall*，后者主要包括表示被动意义的 *be/get* 形式、表达回顾意义的 *have* 形式、表达时间意义的 *used, use* 形式，和 *seem, appear, sound, happen, need, prove, tend* 等词汇，这一类词常与 *to* 共现。

⑩ 何伟等 (2015a) 中指出“助动词延长成分”是对助动词的延伸和补充，既可以由形式项（如 *got, going, bound, set, due, likely, able, willing* 等）直接说明，也可以由其他句法单位（小句，如 *The department is required by law to calculate your charge*；性质词组，如 *Elderly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be found in homes lacking center heating.*）来填充。

⑪ 何伟等 (2015a) 提出，操作词可用来表达一定人际、情态、时态和极性意义。通常由形式项直接说明，像情态动词（*may, might, shall, should, will, must, can, am, is, are, were, was*）；表强调意义的 *dare, do/have* 形式；表达“是”过程的 *be* 动词形式等。

- (24) Frau Elena, does a bee know it's *going* to die if it stings somebody?(p.33)
- (25) She *can* hear the bombers when they are three miles away. (BNC)
- (26) They have *already* eaten their lunch. (BNC)
- (27) Has the furniture been delivered from the factory *yet*? (BNC)
- (28) The crests above the door lintels *still* have bumblebees carved into the oak. (p.14)

例(20)中的 kill 是瞬间动词,但助动词 get 的使用强调了“死亡”的结果,即事件的观察视点位于完成后阶段,在这里表达实现体意义。例(21)和例(22)中,助动词 began 和 used 分别表示“开始”和“过去常常”,因此小句主要描述的事件 happen 和 read 分别表达开始体和实现体意义。例(23)和例(24)中,助动词延长成分与前面的助动词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be likely 和 be going 与 to 共现,表示可能性或将行意义,指事件尚未发生,因此表达的是将行体意义。例(25)中的“能力类”操作词 can 表明获得许可,或具备做某事的能力,体现的是一种恒常态,表达进行体意义。例(26)中的时间副词 already 用来表示事件已经发生,是刚刚完成还是已完成了一段时间不能确定,因此可以表达完成体或者实现体意义,具体还需要依照语境判断。例(27)中,yet 常用于否定句或疑问句中,可用来表示一个事件是否完成,即事件的观察视点常位于完成点之后,通常表达完成体意义。例(28)中的 still 本身意为“仍旧、仍然”,表示所处的动作状态仍在持续,表达进行体意义。

早在1924年,黎锦熙就提到汉语的体意义除了借助后置助动词如“着”、“了”、“来着”、“起来”、“来”等,还可通过时间副词来体现。王力(1943/1985)也认为时间副词能表明状态,将其分为8个类别,并区分了表时间和体意义的时间副词。吕叔湘在1944年提出表达体意义的13种形式,其中包括“将、快、要”、“方”和“已、既”等时间副词,它们分别表达将行体、进行体和完成体意义。高名凯(1948/2011)对体的体现形式的界定更加宽泛,除了上述时间副词,还包括“完”、“住”、“的”、“到”、“刚刚”、“才”、“恰”等。随着研究日渐深入,时间副词表达体意义的观点开始被学界广泛接受(陆俭明、马真,1985;龚千炎,1995;Yang,2007;邹海清,2011;何伟、马瑞芝,2011等),这样一来,体范畴的研究对象从严格意义上的语法范畴扩展到准语法化范畴。值得注意的是,虽同为时间副词,但各自的语法化程度并不相同。龚千炎(1991)根据“虚化程度”的高低,将时间副词分为“时态”^⑩副词和“准时态”副词,

^⑩ 龚千炎(1991)称体为“时态”。

后者相对前者仍保留了大量词汇意义。

对于时间副词表达的意义，陆俭明、马真（1985）列举了104个不定时时间副词^⑬，并根据所表达“态”的不同，将其分为18个小类。邹海清（2011）按照时间副词表达的体功能，将其分为量化义、界变义和过程义时间副词三大类。杨荣祥、李少华（2014）从先时/后时、延时/瞬时角度，把时间副词分为先时副词/后时副词和延时副词/瞬时副词。何伟、付丽（2015）在陆俭明、马真（1985）对不定时时间副词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其分为表达将行体、起始体、进行体、完成体和实现体意义的5个类别。本文认同何伟、付丽（2015）的观点，并在其分类的基础上稍作调整：表达将行义的副词包括“即将”、“将要”、“就要”、“快”、“行将”、“将”、“要”、“正要”、“快要”、“刚要”、“随即”、“赶紧”、“赶快”、“赶忙”、“连忙”、“急忙”等；开始义时间副词包括“开始”、“就”、“立刻”、“立即”、“即刻”、“立马”、“马上”、“立即”、“旋即”、“迅即”等；进行义时间副词包括“在”、“一直”等；完成义时间副词包括“刚刚”、“刚”、“才”等；实现义时间副词包括“曾经”、“曾”、“已经”、“已”、“早已”、“早就”、“业已”、“都”等。具体可由以下例句说明。

（29）这个小镇**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金雀河地区的样板城镇。
（p.69）

（30）她这么喊着，一只手**开始**拔赵春堂的钢笔了。（p.122）

（31）看起来母亲**一直**在暗中跟踪我们。（p.143）

（32）拖轮的轮机**刚刚**隆隆地发动起来，又熄火了。（p.93）

（33）我闻声赶往一号船时，好多船民都**已经**走在我前面。（p.93）

例（29）的观察视点位于事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因此“即将”在这里表达将行体意义。例（30）中，“开始”在小句中的使用表示，“拔钢笔”这一动作瞬间启动，因而“开始”表达开始体意义。例（31）中，“一直”是指“跟踪”这一事件正在持续，没有结束，表达进行体意义。例（32）中的“刚刚”表明观察视点位于轮机“发动”的完成点，表达的是完成体意义。例（33）中的“已经”表示“走在我前面”已成现实，即视点位于完成后阶段，表达的是实现体意义。

^⑬ 陆俭明、马真（1985：106，113）指出不定时时间副词重在表达“态”（即本文中的体意义），不在“时”（即时态意义）。

除时间副词外,我们认为在汉语句法中,表达“目的”的不定式成分^⑭,助动词^⑮“起来”、“下来”、“下去”以及表示“能力类”的操作词^⑯也体现一定类别的体意义。张志公(1982:69)就曾提出,在动词和形容词前加“能愿动词”可以表达“尚未开始”的“动态”(即本文所讲的体)意义。本文认为不定式成分“以”、“来”表目的和期望,可以表达将行体意义,“能力类”操作词和助动词“下去”表达进行体意义,助动词“下来”表达实现体意义,助动词“起来”既可以表达开始体意义,也可以表达实现体意义。例如:

(34)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售后服务,以保护消费者利益。(CCL)

(35)父亲犹豫**起来**,也许他在心里评估自己的罪恶,是否必须要以下跪来洗清。(p.29)

(36)这并不夸张,看**起来**她的模样像一堆爆炸过后的废墟,面色灰白如土,额头和脸颊上却又脏又黑。(p.16)

(37)我警告你,你再这样**堕落下去**,迟早要走上犯罪道路!(p.153)

(38)一番话听**下来**,代表们既满意,又担心。(CCL)

(39)于是就都**撵她**,她一到牌桌边他们就挥手说,走,走,你哪里会打扑克?(p.195)

例(34)中,“保护”行动,即比如“维权”的行动并没有实际发生,但如果发生相关的情况,“保护”行动将很快实施,因此,“以”体现了将行体意义。“起来”既能表达开始体意义,也能表达实现体意义。如例(35)的观察视点与“犹豫”事件的开始点重合,后两句是对“父亲”犹豫内容的猜测,因此,这里“起来”表达的是开始体意义。而例(36)中,“看”这个动作并非刚刚开始,而是强调“她”的模样给人留下的印象,因此“起来”表达的是实现体意义。例(37)中,“下去”表明了事件继续发展,且尚未结束的潜势,即如果“你”一直保持“堕落”的状态,终有一天会犯罪,因此,“下去”表达进行体意义。例(38)中,“下来”的使用表明视点位于动作“听”的完成

^⑭何伟等(2015b)提出,不定式成分可用来引导小句,表达一定的目的、对象、用途等意义,主要包括“于”、“以”、“来”、“以便”、“用来”等。

^⑮现代汉语中,助动词常用来表达与时间相关的意义。按照各自语法化程度的不同,助动词可以用来体现语法体,如“着”、“了”、“过”等及准语法体,如“起来”、“下来”和“下去”等。龚千炎(1991)也将助动词分为专用语法体标记——“时态”助词,“着”、“了”、“过”和“准时态”助词,“起来”和“下去”,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何伟、付丽(2015)。

^⑯何伟等(2015b)指出,汉语中的操作词用来表达一定的人际意义、情态意义和极性意义。按功能可分为以下6类:“可能类”、“意愿类”、“必要类”、“能力类”、“是类”和“敢类”。其中表达体意义的“能力类”操作词主要包括“会”、“能”、“能够”、“可”、“可以”等。

后阶段,因此“下来”表达实现体意义。例(39)中,操作词“会”表明“打扑克”是一种可以长存的能力,因此表达进行体意义。

综上所述,英语中的准语法体主要包括一些助动词、部分助动词延长成分、操作词和个别时间副词;在汉语中,准语法体主要包括不定式成分、少数准语法化的助动词、“能力类”操作词和时间副词。较之语法体,英汉语中有的准语法体所体现的体意义受本身词汇意义的影响,其体意义的确定需通过具体语境来判断。另外,从上文的讨论看,由准语法手段体现的开始体较之语法手段体现的开始体,数量明显增多。不同点在于,英语中的助动词延长成分必须与相应的助动词结合,共同表达体意义,而汉语中的准语法体本身即可表达体意义。从句法位置看,准语法体在英语中多位于主要动词之前,只有个别时间副词可能出现在句末,有时还会占据句首位置。然而,汉语中的准语法体除了时间副词、能力类“操作词”和不定式形式外,其他助动词一般多位于谓体之后。英语与汉语之间还有一点也存在差异:英语中表达体意义的时间副词明显少于汉语中的时间副词。这是因为英语富有形态变化,时间意义在英语中首先必须通过语法化形式表达出来,而汉语形态变化少,时间意义一般通过词汇手段表达。

3. 英汉语中的词汇体体现形式

英语中体意义的表达常通过改变动词形态或添加助动词来表示,同时形态的变化也伴随着词汇手段的使用(Yang, 2007: 49)。牛保义、徐盛桓(2000: 5)曾指出事物存在的状态在体现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显性状态和隐性状态。显性状态指以语法化或准语法化形式体现的状态,隐性状态指以词汇形式体现的状态。就体意义的存在状态看,一般句式结构的语法化形态是显性的,如动词重叠形式;词类形态涉及两种情况,即词类可以表示语法体、准语法体和词汇体意义。因此,当小句中不存在语法体和准语法体标记时,其体意义的判断主要依靠小句中的词汇手段。在本文中主要是指表达时态意义的词汇手段,通过建立其所表达的时态意义和体意义之间的关联,判断小句的体意义。

英语是“时制凸显”的语言,而作为时间系统内部紧密相关的时态和体系统,二者在体现形式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关联。Comrie(1976)提出过去时和将来时形式可以表示完成体意义,现在时形式一般表示未完成体、进行体或惯常体意义。Brinton(1988)认为动词的过去时和现在时形式表示完成体。Hewson(1997)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动词形式除了可以建构时态意义外,同时还表达体意义。其中前瞻体、进行体、回顾体分别由表示将来时间意义的助动词形式、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来表示,述行体(即完成体)由动词的简单形式来表达。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一种语言形式可以表达多种意义,这是语言

多功能性质的体现,何伟(2010)以及张存玉、何伟(2015)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指出,时态与语法体之间在形式上呈现对应关系,即过去时形式和将来时形式表达完成体,现在时形式表达未完成体。

我们认为时态表达事件在时间线性轴上相对于言语者当时的时间位置(先于、同于或后于言语时间);而体是言语者对事件在不同时间视点观察到的进展状态,比如事件是将要发生、正在进行还是已经完成等。虽然时态和体有种种区别(如时态是指示性的,体是非指示性的等),但鉴于二者的时间相关性,时态与体之间应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尚新(2007: 61-62)也提出“完整体倾向于表达过去的事件,非完整体倾向于表达现在或将来的事件;同理,过去时制可以附带表达完整意义,非过去时制可以附带表达非完整意义”。按照不同体的定义可以得出,一般情况下,体现过去时的形式同时表达完成体或实现体意义,体现现在时的形式同时表达进行体意义,体现将来时的形式同时表达开始体或将行体意义。有关这一点,本文第二部分第一小节讨论动词的屈折变化形式时已有所提及。此处,我们只是从功能句法角度说明,表达时态意义的显性手段,即词汇手段,包括名词词组、性质词组和介词短语,也体现相应的体意义。当然,在英语中,这些词汇手段表达的体意义与小句中的时态相呼应。例如:

(40) *Every day* I look at myself, and see how I can better myself. (BNC)

(41) We *usually* go one of the other ways. (BNC)

(42) Now I shall tell you something which I wish you to remember, even if we do not meet again soon *after this week*. (BNC)

例(40)中,名词词组 *every day* 意为“每天”,即一种常态,小句的时态为一般现在时,可以说,表达时间意义的名词词组与小句的一般现在时形式相呼应,均表示进行体意义。性质词组 *usually* 意为“通常,经常”,在例(41)中表达的是由过去经验形成的一种习惯,因此小句也表现为一般现在时,表达进行体意义。例(42)中的条件句虽然在形式上是一般现在时,但由于主句以现在为说话时间,从句事件的发生时间设为介词短语表达的“本周之后”,是将来时间,因此表达将行体意义。

英语的形态变化的丰富性以及时态的普遍性使得体标记的使用往往具有显性和强制性特征;而汉语作为非形态型语言,大多数情况下体标记往往具有“隐性特征”(尚新,2007: 135),并呈现出“零形式”的特点(王力,1943/1985;赵元任,1968;王松茂,1981;Yang, 2007等)。但汉语小句体意义的表达不因体标记形态的缺失而受到丝毫影响,体意义可以通过语境、逻辑语义或者词汇手段推断得出。一些学者称这种情况下的体为“中性体”(Smith,

1991; 尚新, 2007 等) 或“词汇体”(何伟, 2010; 何伟、付丽, 2015 等)。基于体的体现形式, 本文沿用“词汇体”这一名称。

根据上述相关讨论, 表达时态意义的词汇手段同样也表达体意义。汉语学界对汉语时态的存在与否以及其体现方式已经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本文认同吕叔湘(1944/1982)、陈平(1988)、金立新(1998)、李铁根(2002)、何伟和吕怡(2015)等的观点, 认为汉语中存在时态范畴。同体一样, 作为时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态在功能语义层面存在于所有语言中, 因为没有时态就无法定位语言(李明晶, 2013: 124)。但是在具体的语言中, 时态也有不同的体现手段, 按照体现形式的不同分为有标记和无标记两种。汉语中体现时态的语法化形式较之英语少, 然而在词汇手段方面丰富许多。从功能句法角度, 汉语中表示时态的词汇手段除名词词组、性质词组、介词短语之外, 还包括小句。例如:

(43) 今天晴天。(CCL)

(44) 他不停地咳嗽吐痰。(p.225)

(45) 今天用外汇券标价的金饰品, 一克黄金为外汇券 90 元左右, 明天以后还按同样的外汇券价格出售。(CCL)

(46) ……自己是怎么回到船上的。(p.161)

例(43)中, 小句的主语为表示时间的名词词组, 暗示了整个小句的时态, 即现在时, 因此小句表达的是进行体意义。例(44)中, “不停地”意味着动作不间断进行, 表达进行体意义。例(45)中的介词短语“明天以后”表示将来时间意义, “按同样的外汇券价格出售”这个事件并没有发生, 因此在这里表达的是将行体意义。例(46)是一个小句, 没有明显的语法体或准语法体标记, 但我们认为其句子结构“是……的”表明事件“回到船上”发生在过去(参见何伟、滑雪, 2013), 由此, 我们可判断出该小句体现的是过去时, 表达实现体意义。

综上所述, 英汉语中均存在时态和体范畴, 两者关系紧密。通过考察时态和体的关系, 我们认为表达时态的词汇手段同样也表达体意义。因此从意义角度, 一般情况下, 两种语言中的过去时表达完成体或实现体, 现在时表达进行体, 将来时表达开始体或将行体。不同的是, 在形式上英语是“时制凸显”的语言, 小句的时态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 通常不需要再借助上下文来判断, 因此其词汇体并不包括小句体现形式。而汉语是意合的语言, 语句之间的起承转合可以完全不借助标记, 只通过语境和逻辑语义推断就可以确定, 因此小句单位本身也可以成为词汇体的体现形式。同时间副词一样, 英语中词汇体的位置相对自由, 可以占据句首、句中甚至句末位置, 而在汉语中大部分词汇体位于句首或

靠近于句首位置,位于句末的则很少见——这应该缘于英语是图形凸显的语言,而汉语则是背景凸显的语言。图形—背景理论起源于认知心理学,后来被引入语言学研究,成为语言组织概念内容的一个基本原则。图形—背景的特性,反映了语言在时间及空间上所遵循的规律。具体来说,图形是指在时间方位上可变换的时间,具有相对性;背景是指参考性的事件,在时间方位上相对固定,参照它可以确定图形的时间方位(梁丽、赵静,2004:118)。这也与英语“时制凸显”和汉语“体凸显”的特点密不可分,即英语时态的使用具有强制性,其小句过程的时间得以确定,词汇体在英语中只起辅助说明具体时间位置及频率的作用,其位置相对自由;汉语中小句过程的时间主要依靠语法体及准语法体的标记。当上述体标记空缺时,词汇体对小句时间的确定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主要位于句首的位置。此外,词汇体在英汉语中的位置也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新旧信息的分布不谋而合。

结语

本文首先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对语言中的体现象进行了界定和分类,然后,对英汉语中单一体体现形式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描述和比较。研究发现:英汉语两种语言均涉及语法体、准语法体和词汇体体现形式;在两种语言中不同语法化程度的体各自体现形式在组成成分和数量特征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语法体体现形式在英语中包括动词屈折变化、不定式成分 to 及助动词 will 和 shall,在汉语中包括助动词“着”、“了”、“过”和“来着”,高度语法化的时间副词“正(在)”,以及动词重叠形式;准语法体的体现形式在英语中包括一些助动词、部分助动词延长成分、操作词和个别时间副词,汉语中包括不定式成分、个别助动词、“能力类”操作词和时间副词;词汇体的体现形式在英汉语中均可由表达时态意义的名词词组、性质词组和介词短语来体现,但由于汉语时态标记的使用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还存在完全依靠小句本身的结构而判断的词汇体。这些不同的体现形式基于本身的语法或词汇性质,表达将行体、开始体、进行体、完成体或实现体意义,尤其在汉语中,有的体意义需要通过语境才能进行判断。

参考文献:

- [1] Bache, C. *The Study of Aspect, Tense and Action* [M].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5.

- [2] Biber, D., S. Johansson, G. Leech, S. Conrad & E. Finegan.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M] . Essex :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1999.
- [3] Brinton, L.J.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Aspectual System ; Aspectualizers and Post-verbal Particles* [M]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4] Bybee, J. Diagrammatic iconicity in stem-inflection relations [A] . In J. Haiman (Ed.) . *Iconicity in Syntax* [C] .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 11-47.
- [5] Comrie, B. *Aspect* [M]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6] Downing, A. & P. Locke. *A University Course in English Grammar* [M] . London : Routledge, 2002.
- [7] Dowty, D. R. *Wor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 [M] . Dordrecht :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 [8] Fawcett, R. P. *The Functional Semantics Handbook ; Analyzing English at the Level of Meaning* [M] . London : Equinox, forthcoming.
- [9] Freed, A.F.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Aspectual Complementation* [M] . Dordrecht :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 [10] Givón, T. Iconicity, isomorphism and non-arbitrary coding in syntax [A] . In J. Haiman (Ed.) . *Iconicity in Syntax* [C] .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 187-219.
- [11] 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M] . London : Edward Arnold /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4/2000.
- [12] Halliday, M.A.K. & C. Matthiessen.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ition) [M] . London : Edward Arnold, 2004.
- [13] Hewson, J. Tense and aspect : description and theory [A] . In J. Hewson & V. Bubenik (Eds.) . *Tense and Aspect in Indo-European Languages ; Theory, Typology, Diachrony* [C] .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1-23.
- [14] Hopper, P.J. & S.A. Thompson.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J] . *Language*, 1980 (56) : 251-299.
- [15] Hudson, R.A. *English Complex Sentences: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Grammar* [M] . Amsterdam :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 [16] Jespersen, O.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M] . New York : Norton, 1924/1951.
- [17] Krusinga, E. *Handbook of Present-day English* [M] . Groningen : P. Noordhoff, 1932.
- [18] Li, C.N. & S.A.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M] .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19] Morley, G.D. *Syntax in Functional Grammar: An Introduction to Lexicogrammar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M].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0.
- [20] Olsen, M.B. *A Semantic and Pragmatic Model of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Aspect*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7.
- [21] Quick, R.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Group, 1972.
- [22] Ritter, E. & S.T. Rosen. Delimiting events in syntax [A]. In W. Geuder & M. Butt (Eds.). *The Projection of Arguments: Lexical and Syntactic Constraints* [C].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98: 135-164.
- [23] Smith, C.S.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 [24] Vendler, Z. Verbs and Times [A]. In Z. Vendler (Ed.).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C].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97-121.
- [25] Verkuyl, H.J. *On the Compositional Nature of the Aspects* [M].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 [26] Yang, G. W. *The Semantics of Chinese Aspects* [M]. Berlin: Peter Lang, 2007.
- [27] 陈平. 论现代汉语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 [J]. 中国语文, 1988 (6): 401-421.
- [28] 崔希亮.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 (语法卷) [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4.
- [29] 戴耀晶. 现代汉语短时体的语义分析 [J]. 语文研究, 1993 (2): 51-56.
- [30] 戴耀晶.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 [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31] 高名凯. 汉语语法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8/2011.
- [32] 龚千炎. 谈现代汉语的时制表示和时态表达系统 [J]. 中国语文, 1991 (4): 251-261.
- [33] 龚千炎. 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34] 何伟. 功能时态理论研究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 [35] 何伟等. 英语功能句法分析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a.
- [36] 何伟等. 汉语功能句法分析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b.
- [37] 何伟, 滑雪. 现代汉语“是”字的功能研究 [J]. 外语学刊, 2013 (1): 51-59.
- [38] 何伟, 付丽. 现代汉语体的功能视角研究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2015, 31 (3): 10-18.
- [39] 何伟, 吕怡. 现代汉语时态之系统功能视角研究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2015, 31 (4): 9-18.
- [40] 何伟, 马瑞芝. 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研究综述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2011, 27 (1): 19-27.
- [41] 金立鑫. 论“了”的时体特征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8 (1): 105-119.
- [42] 鞠志勤.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现代汉语体貌研究 [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2015.

- [43]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4/2001.
- [44] 李明晶. 现代汉语体貌系统的二元分析: 动貌和视点体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45] 李铁根. “了”、“着”、“过”与汉语时制的表达 [J]. 语言研究, 2002 (3): 1-13.
- [46] 李宇明. 论词语重叠的意义 [J]. 世界汉语教学, 1996 (1): 10-19.
- [47] 梁丽, 赵静. 图形/背景理论在句法分析中的作用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04 (2): 116-119.
- [48] 陆俭明, 马真. 现代汉语虚词散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 [49]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4/1982.
- [50] 牛保义, 徐盛桓. 关于英汉语语法化比较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 (9): 2-6.
- [51] 尚新. 英汉体范畴对比研究——语法体的内部对立与中立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52] 石毓智. 试论汉语的句法重叠 [J]. 语言研究, 1996 (2): 1-12.
- [53] 石毓智. 汉语动词重叠式产生的历史根据 [A]. 汉语重叠问题 [C].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54]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3/1985.
- [55] 王林娟. 动词重叠的方式和时体意义 [J]. 现代语文, 2009 (7): 56-58.
- [56] 王松茂. 汉语时体范畴论 [J].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 1981 (2): 65-76.
- [57] 杨国文. “动词+结果补语”和“动词重叠式”的非时态性质 [J]. 当代语言学, 2011, 13 (3): 217-225.
- [58] 杨国文. 汉语的“即行时态”及其与“完成时态”的区别和关联 [A]. 语法研究和探索 (十六)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254-275.
- [59] 杨国文. 完成时态和起始时态的复合功能 [J]. 汉语学习, 2015 (3): 3-11.
- [60] 杨荣祥, 张少华. 再论时间副词的分类 [J]. 世界汉语教学, 2014, 28 (4): 473-485.
- [61] 张存玉, 何伟. 英语复合体貌的功能研究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2015, 31 (5): 7-15.
- [62] 邹海清. 现代汉语时间副词的功能研究 [M]. 北京: 北京图书出版公司, 2011.
- [63] 左思民. 试论“体”的本质属性 [J]. 汉语学习, 1998 (4): 7-11.
- [64]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8.
- [65] 张志公. 汉语的词组 (短语)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2 (4): 7-12.

收稿日期: 2016-04-21

作者信息: 何伟, 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00083, 研究方向: 功能语言学。
李璐, 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100083, 研究方向: 系统功能语言学。
电子邮箱: 923115962@qq.com

Comparison of Realizations of Simple Aspect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HE Wei / LI L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Aspect” refers to the state(s) of an event observed by a speaker from a certain or a series of temporal viewpoint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temporal viewpoints a speaker chooses or the event state(s) observed in a clause, aspects fall naturally into two type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viz. simple aspect and complex aspect. Simple aspect refers to the state of an event observed from one temporal viewpoint, and is realized by one form, while complex aspect refers to the states of an event observed from a series of temporal viewpoints, and is realized by a series of forms. As one of the essential components in time system, aspect exists in both languages at the level of meaning, while its realization forms are language specific. Based on the above re-definition and re-classification of aspe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paper continues to compare the realizations of simple aspects in English with those in Chines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n either English or Chinese, there are grammatical, quasi-grammatical and lexical simple aspects. However, in both languages, aspects of different grammaticalization degree present similarities and divergences on their components and numbers in a clause.

Keyword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English simple aspect; Chinese simple aspect; realization; comparison